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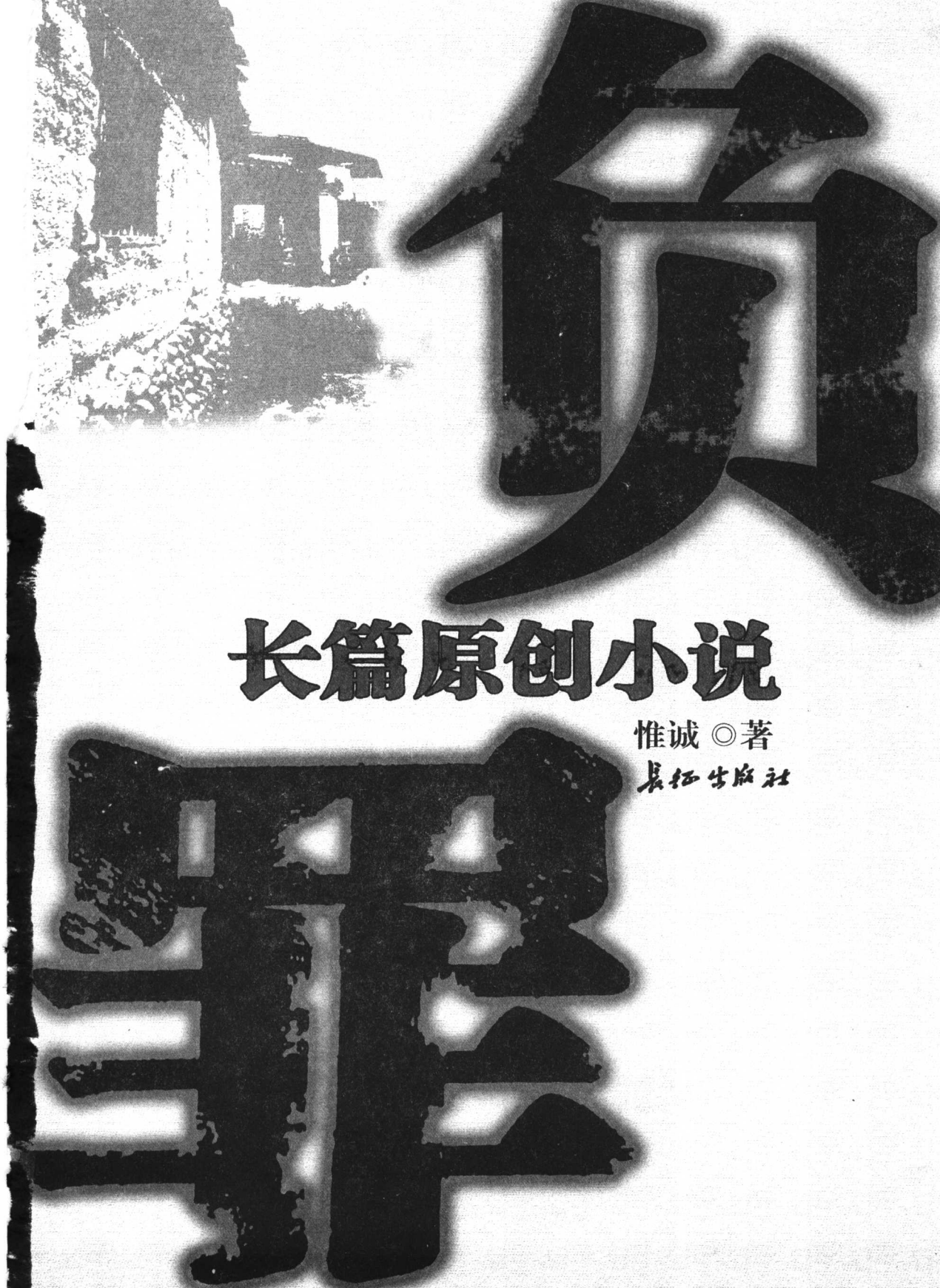
罪

原创长篇小说

罪

冥冥中总会有
双眼睛盯住他，
把他的影子拖进灵魂栖居的黑洞。

惟诚◎著
长征出版社



长篇原创小说

惟诚 ◎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建璞

装帧设计：木鱼工作室

版式制作：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负罪/惟诚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ISBN 978-7-80204-304-6

I. 负… II. 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036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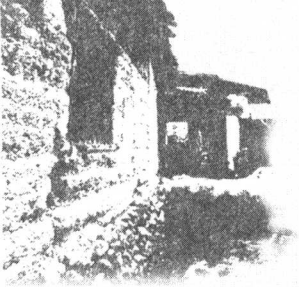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19 印张 220 千字

定价：30.00 元

ISBN 978 - 7 - 80204 - 304 - 6



负罪

Neirong
Tiyao

内容提要

一部现代版的“呼啸山庄”，一个 21 世纪的“搭错车”。

小说由一起车祸逃逸案引发了一连串惊悚、传奇、善与恶、成长与初恋、乡愁与恩情多线的发展。钟铁山因为把轧死的人埋在自家后院，使得他从此行走在阴阳两界，活在忏悔与恐怖的精神地狱。又因他捡回幸存的女婴，付出一生辛劳，将养女培养成医学硕士，展现了人世间伟大的父爱。而其养女又与钟家俩哥哥之间碰撞出感天泣地的爱情故事。

钟铁山临终揭开埋藏半生的秘密之后，在杀父之仇与恩重如山的迷茫中，养女喊出震慑人心的天问：你曾经是我的谁？

序

南柳村的人说，不定哪个夜黑月沉的晚上或雾霭迷蒙的黎明，如果站在钟家小院的墙根儿下，你就能听见钟铁山家已经埋进坟墓的二儿子钟助大声喊叫的声音：我杀了你。杀了你，我把你扔到河里去！

死了的人怎么还能跑出来喊叫？谜！

但，谁也不知道，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钟家小院儿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凶宅……

狂风暴雨卷着狰狞的漩涡，魔鬼般扑向了钟铁山家的小院儿。立时，院里传出悲愤的叫喊，凶猛如庞大怪兽，哀婉凄厉如苦情的夜狐。风过，暴雨滂沱，黑天里猛然间透出一道暗绿，像野坟头忽闪的诡谲磷火。院子里的破桶、铁锅、铁罐儿、木头棒子和乱七八糟的砖头、石瓦块儿如同接到了什么旨意，撞在一起和着凶悍的风声雨声奏出荒诞惊恐的魔咒。

钟铁山在炕上昏睡了好久他似乎忘记了，懒得想，也闹不清楚。在恍惚呓梦中，是第一道电光闪过之后的惊雷把他“炸”醒的。或许外面的风雨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邪乎，但，内心的虚弱和惶恐却一刻不停地摇晃着他。

“嘎吱”，烈风愣是把一扇大门掰折了，院门板儿掉在水洼里。又是“咔嚓”一阵夹着鸣哨的风刀挥舞，竟然砍断了前院儿老槐树上身的一支粗胳膊，那裸露出新茬儿的伤疤被哗哗的暴雨一遍一遍地冲刷着。

院子里那些咣咣作响的东西个个都长了腿脚，在暴风雨来临之际拼命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落脚点，很快，它们就随着恣肆的狂风神奇地冲出了大门之外，滚到当街。遭遇这场暴风雨



负罪

原创长篇小说

序

的洗劫后，前面院子里顿时空旷了许多。风停雨住后，钟家院落又变得异常静谧。房檐上的雨水滴落到石板上，声音节奏舒缓下来，发出叮叮咚咚清凉的叹怨。

乌云把星星和月亮揽过来，全都藏进了它们黑色的袍子里，在空中不停地游走。夜的大幕凶蛮地压向地平线，黑幕暗暗地迫近，那种压抑真像一个巨大的摩天轮重重落在钟铁山身上。

他的眼睛以下，从鼻子到脚底下仿佛没有了知觉，早晨那种跟上老虎凳似的骨痛一点都没了。自从他知道自己得了肺癌骨转移以后，现在，是他头一回消失了骨痛症状。他想喊，嘴麻，像他拔牙时打过麻药不能张嘴。他要挣扎着起来，打个电话给省城的闺女，突然就没了力气，捡不起右枕头边儿的手机。他怕吃多了拉屎没人帮，从打昨天就没敢正式吃东西。饿得不行了就嘬一口放在左面枕头边儿带吸管的牛奶。他能觉出来，自己在发着高烧。

他抬抬眼皮，目光移动到迎面的墙壁，那是一扇遮挡着后院的砖墙。看着看着，新的恐怖突然叫他目瞪口呆，迎面对着他的墙被股巨大的力量冲撞开了，撞出一个跟马路宽窄差不多的通天大洞。

啊？他看见了27年前那辆崭新的大解放，一声笛响，大解放忽忽悠悠地朝着屋子里开过来，起先觉得那车轻飘飘地膨胀开像个大热气球，待会儿又变成一辆公安局的110警车，再离近点儿，那车又变回了大解放。是幻觉？

车灯由点变圆，像一双猫眼，对！就像钟家那只失踪的花狸猫的眼珠儿，瞪起来的凶光能穿进骨髓。钟铁山二儿子助儿跟那猫最亲，老二助儿下葬那天，叫顺儿的那只花狸猫不知道跑到了哪再没回来。

车灯由小变大，发出两道白昼般贼亮的光柱直射钟铁山的双眼，照得他不敢睁开。冷啊，好冷！钟铁山打了个寒颤，耳畔响起了一声类似无声手枪那种发闷的声音，“嘭！”动静不大，矮个子戴眼镜男人就倒在他跟前儿。

糟糕！轧死人啦！

的的确确，在虚幻的境界里，薄雾飘渺中，钟铁山觉得自

己又回到了27年前那个遥远的寒冬，重新坐回了那辆全新的大解放驾驶楼里，开着卡车鬼使神差地朝着矮个子戴眼镜男人撞去，活活轧死了这个今生今世与他纠缠不清、撕扯不断的男人。

见到死人，钟铁山傻了眼，他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一块大石头跌进了阴森莫测的深渊，悬挂在没有尽头的黑洞里永远无法沉落。也正是在案发几秒钟的瞬间，藏进了钟铁山未来一串串无法预知的玄机 and 惊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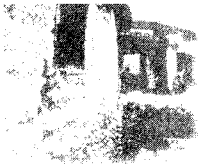
人算不如天算？神不知鬼不觉的车祸，撞出了钟铁山此生多舛的命运！天下的事不较真儿则罢，许多事情的发生似乎只是介于佛与魔之间的一念之差。

27年以前钟铁山轧死了人，本该报公安局，本该替他车轱辘下的死人赎罪。谁都不可能是从石头缝儿里钻出来的人，他钟铁山本该找到死者的家属，安抚失去亲人的妻子或爹娘，可他偏偏就反其道而行，愣是像对待死狗一样把矮个子男人拖回家里，埋在了自家后院，让那个死在他车下的冤死鬼在人世间蒸发了。

更出其不意的是，在他撞死人就要逃跑的当口儿，一阵婴儿的啼哭带着讨命的冤屈揪住了钟铁山的侧隐之心。啊，原来他撞倒的不只是一个男人，在矮个子男人的怀里愣是揣着一个小婴孩儿，这小孩命真大，死到临头化险为夷，若是丢在路上准会冻死，饿死，怎么说这也是条气命呀。

如果这起车祸没有小孩的哭喊，如果钟铁山不捡回这小孩儿，注定故事不会有今天那么精彩。当钟铁山把冻红的大手伸进孩子的小被包儿，摸摸孩子的小胖腿儿，想探探孩子是男是女？就这么个瞬间，襁褓里小孩儿的性别决定了这女孩儿成为他生命中除母亲、妻子、红颜知己以外的第四个重要女性。

腰部有个大黑疮渗着脓血，钟铁山预感到自己要走到天边了。上西天？根本甭想，一个变相的杀人犯怎么能进极乐世界。钟铁山年轻的时候学过那么一点点哲学，又到部队的大熔炉里烤烤炼炼，他大体的是个唯物论者，自打出了车祸才落下了疑神疑鬼的毛病。



负罪

原创长篇小说

序

当下，他好像听见脑袋里有个魂魄跳了出来，是个大头小尾的白色瘦人儿，还小声告诉他：过不了几日我准就得下到地狱去啦，带着不可饶恕的罪孽。后院葡萄树底下埋了二十多年那位被撞死的人不是正在阎王爷门口等我吗？说完，那小人变成了一溜儿烟云。

钟铁山慢慢回过神儿来，刚才的一切果真是他的幻觉，但，27年前果真发生了那一连串的事儿。一阵骇然，他又想，那索命鬼！不仅要他这把消耗成细长棍儿的老骨头，肯定要剜出来他的心，把他推进十八层地狱啊！挖心怕啥，他的心不全黑，对得起后院儿死鬼留下的骨肉。

这死鬼留下的骨肉也就是钟铁山当年抱回家的养女钟巧儿。老钟这辈子累死累活让钟巧儿上学受教育，把死鬼的闺女送进了北京一所医科大学，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这一点他问心无愧呀。但老钟还是觉得对不住埋在钟家后院的死鬼本人，连口棺材都没给他入殓，裹着件羽绒服就把人家埋了。春天里没有亲人上香烧纸，冬天里光秃秃不能有坟头儿，到了夏天葡萄秧不光伸开魔爪遮住太阳还压上几百斤黑紫葡萄，秋天的时候又会飞来不断流儿的乌鸦叫灾吵闹。那地下的死鬼能饶了他钟铁山才怪呢！

钟铁山越想越心虚，他最害怕的还是死鬼挡路，到了阴曹地府见不到他自个儿家死去的亲人咋整？他得找到过世的娘俩儿呀，那个虎头虎脑赛过文曲星下凡的二儿子助儿，还有他那饱受病痛折磨的胖媳妇大红。

屋外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传来南柳村好事儿婆胜利妈喝着公鸭嗓子粗拉拉的喊声：帮儿他爹，你家门板子刮当街去啦，咋没人安上？

胜利妈见屋子里没人言语，接着喊，把你儿子送家来啦，给他吃的是驴肉馅饺子，吃60个，要了他两张票，四块钱呀！

屋子里依然安静，只能听见钟家又瞎、又傻、又跛脚，长着尖头顶的大儿子帮儿吭哧憋唧地喘粗气、打饱嗝的声音，看意思他的确吃了不少，虽然胜利妈说他肚儿里装60个饺子有点冤枉，但至少，他这一道儿不停地咀嚼着从胃里翻腾上来的碎

渣滓烂食。胜利妈嫌他吧唧嘴，怕有味儿，走一路老是捂着鼻子。

自从钟铁山知道自己得了肺癌晚期，他就到银行换了不少零票子，给傻儿子帮儿衣服口袋里放上了两沓钞票，一种是五块，另一种是一块、两块。饿了就让他随便蹭到谁家吃点，要多少钱让人家自己拿，谁会坏良心糊弄这个都快30岁还不如中学生足绷的帮儿，而且还是个一把就能把他提留起来的眼瞎、腿瘸、脑子缺弦、死了娘的残疾人呢，这不，帮儿一定是蹭饭蹭到了胜利妈的家里。

帮儿他爸，咋不开灯，吱声儿啊，我！胜利妈说着就迈进了钟铁山住的大屋。一股子噎人的臊臭让她一只脚迈进门退回来，又迈了进去，拉开了屋里电灯，她看到钟铁山骨瘦如柴像个留着胡子的骷髅，先是吓了一跳，然后还是硬着头皮凑到钟铁山的身边。

钟铁山见胜利妈进来，跟她苦笑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他大妈，我听见了，想等你走近了再出声，没劲儿！

唉！咋连出声儿的力气都快没了，这老钟要虚死啦。看着钟铁山凹陷的眼眶和光秃的脑袋，胜利妈心里好不辛酸。这钟铁山年轻时候那是“高大全”，穿上军装打个敬礼，只有俊闺女凑前的份儿，她胜利妈那会儿也就只能躲进被窝儿想想人家呀。

她环视着钟铁山乱糟糟的屋子和地下盛满尿的瓦盆，立马就想走掉，见钟铁山实在可怜，忍不住又停留下来。她瞟了一眼墙上挂着钟家闺女钟巧儿穿着大学毕业黑袍儿，顶着个黑纸夹子照的大相片说：你老钟真是大圣人，穷穷呵呵的，愣是养出个金枝子玉叶儿，眼下你病成这德性，咋就死活不告诉巧儿呢，养她这么大，为的啥？

我这就叫丫头回来，一会儿打电话给巧儿，怕她在省城当大夫忙。他大妈，我也求你件事儿。说话间，钟铁山吃力地从枕头边捡起一张10块钱票送到胜利妈眼前。

嗨！啥事儿快说。我这老婆子嘴快心眼儿不歪，看在死去大红妹子的份儿上说啥都帮你，忒见外啦还要钱？说完，胜利妈接过钟铁山手里的钱放回枕头边儿上。她知道，老钟的闺女

负罪

原创长篇小说

序

000

在省城挣钱多，还找着了个阔主儿，肯定给家里留下不少钱的。

钟铁山说：我日子不多了，过不去一个礼拜，求你把北柳村我那个表妹柳秀莲找来，我有大事托付她。说完，钟铁山又费劲地捡起枕头边上那 10 块钱，小声说：拿着吧，大黑天儿还劳驾你跑一趟，没辙啦。我一死就不花钱了，不缺这点儿，你快去，越快越好。

胜利妈接过了 10 块钱，她不是奸呵呵的娘们儿，但得攒钱给胜利盖房娶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她端起正对着钟铁山炕沿儿下盛满尿的瓦盆倒掉了。

墙上的大钟整整敲了 12 下的时候，钟铁山的表妹柳秀莲拎着个大提包来了，见到表哥凄惨的样子泪如雨下。这柳秀莲自小爱恋她的铁哥哥，不是没跟表哥袒露心迹，而是当她见着钟铁山的对象大红，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心马上就凉到了脚底下，这大红哪是农家闺女，简直是仙女下凡。柳姑娘把那份情深深深地埋进肚子里，嫁到跟表哥邻村的北柳就再没踏进过南柳村的钟家小院儿，直到表嫂大红死了出殡那天她才露过一面。见到自己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表哥缩巴成了干瘦老头，她就再也不忍心看钟铁山了。这许多年来，柳秀莲虽说刚生个儿子就变成了寡妇，后来却再没结婚，相好多年的小老头是个开点心铺的掌柜。

柳秀莲一宿都没能睡觉，她实在看不下去表哥尿成水坑的炕头儿，看不下去满眼的苍蝇蚊子飞来荡去，更是看不得表哥身子底下快要长蛆的那个烂烂乎乎的脓疮。她一边给他擦洗一边唠叨：哥呀，养儿做啥，你那当大夫的闺女是不知道啊还是嫌弃你不敢凑前儿呀，咋就不来看看你呢？

柳秀莲的到来，钟铁山不再怕拉屎没人管了，敢吃些东西，自然长出了一点力气，他带着得意的表情望望墙上穿大学毕业学士照片的钟巧儿说：给丫头打手机啦，明天上午到，说是还带着没打结婚证的姑爷回来。我心疼她，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呀。

一个男人到了自己生死关口心里会清楚，能依赖的女人应该是曾经最爱过他的人，而他最放心不下和疼惜的，一定是他



心里的最爱，这后半辈子，钟铁山最心疼的人就是凭借他毕生精力，托举起来的养女钟巧儿。

一场暴雨过后，暑热的天气里夹进了一丝小凉风儿，钟家小院儿让大风掰下来的门被柳秀莲重新装上，满院飘着一股消毒液的味道，遮住了一些臊臭和霉气。

钟家大儿子帮儿用不着再出去蹭饭，钟铁山告诉帮儿，以后有了莲姑姑照应。帮儿流着口水叫了一声莲姑姑，瘸着腿去玩他笼子里的鸟。

中午，南柳村西头儿开过来一辆黑色奥迪，开车的是司机，车里坐着的是钟铁山的闺女巧儿和她的未婚夫肖明。两位年轻人挺拔矫健，穿着考究，风度不凡，进了这南柳村就仿佛是地球上来了——一对儿外星人。

钟巧儿经过数年的北京求学，做了几年临床医生，已经历练成地地道道的知性美女，冷眼旁观，根本看不出她跟这南柳村有啥瓜葛。她似乎早就剥脱了农村人的胎记，而唯一让她没自信或者说是露怯的地方就是这姑娘天生怕汽车。

从小到大，从北京到省城，她看见马路上的车水马龙就晕，她说自己永远都不学开汽车。这点极度怕车的短处简直连大山里出来的孩子都不如。

起初，每每听到巧儿强调她怕汽车这句话，钟铁山的心里必定是打一机灵，打一个问号，打一个惊叹号！怎么会这么寸劲儿，难道她身上附着那死鬼的魂儿不成？每回这么一想，他就劝自己，别胡猜！巧合，无巧不成书嘛。

是啊，这整个故事里要缺了钟巧儿那才真叫做无巧儿不成书呢！

钟巧儿这一路没少流泪，因为她从电话里听见钟铁山气若游丝的声音，心就像刀扎一样难受，她和肖明都是学医的啊，难道自个儿爹有了病就派不上用场？

巧儿进屋的时候，钟铁山依然昏睡，她见到钟铁山那惨不忍睹的状况立刻哭成了泪人儿，她攥起钟铁山干树枝一般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埋怨爹，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还瞒我。

钟铁山这回是被巧儿的输液针扎醒的。一睁眼见闺女在哭，

负罪

原创长篇小说

序

他那张骷髅脸上紧闭的牙床总算咧开一条小缝儿，算是开心一笑，这一笑，是柳秀莲从昨夜到今朝忙乎了一天一宿都不曾看到的。钟铁山看上去病入膏肓，情绪却很平静。这种平静恰恰是因为他看见了钟巧儿的到来，一块悬在心头的石头在慢慢挪动，堵在心口的淤血稍微有了舒通的渠道。

听见巧儿凄凄地啜泣，钟铁山的脑海里重新翻卷起了狂风、冰雪、大卡车，还有被撞倒的戴眼镜男人、孩子的哭喊。

他在蓄积着力量，在酝酿，在准备，在思忖。这回，他要跟巧儿进行他预谋了 27 年之久的长谈，向巧儿揭开了那个秘密，那个被葡萄秧子掩盖得密密实实的真相……

第一章 兄弟

早年，谁都说钟铁山——这个乳名叫“老铁”的孩子是个带着福相的忠厚人，可他留在人世间的轨迹似乎从年轻时候就浸泡在宿命的湍流。

钟铁山的母亲带着妹妹去唐山串亲戚的当天夜里，一道蓝光闪过，接着就是房倒屋塌，娘俩儿不幸殉难。南柳村离唐山一百多里地，钟铁山预感到老娘和妹妹出了大事，连夜靠着一双铁脚板儿走到了乌烟瘴气、横尸遍地的废墟城市唐山。

他像个疯子一样扒开一片片砖头，一块块瓦砾，寻找他的亲人，救出了不少市民，自己的十个手指却不停地滴着鲜血，指甲盖儿掉了全然不知，感到钻心剧痛时才有所察觉。十指连心啊！跟他一起扒废墟的解放军指战员都被他的勇敢精神感动了。部队的女卫生员给他上完了药，包好纱布，他又跟着队伍继续投入那无边的废墟，迈过一个又一个的死人堆。

在那场灾难中，除了他见到了死去的母亲和妹妹的尸体以外，给他心灵最大撞击的就是有一回，他听见几声微弱的呻吟和求救，便拼命地扒呀扒。一边挖着，他怕那人死掉，一直在喊着，快了，你忍住，忍住啊！

等到露出那个人的脑袋，却是前功尽弃。只差一步，一点点，那个埋在瓦砾下的人就能得救，却被活活憋死了。他懊恼，痛恨马路上有个路过的壮年人听见他的求助竟然假装没听见走

负罪

原创长篇小说

第一章 兄弟

开了，如果他过来帮几下呢！钟铁山觉得有点儿对不住这中年男人，于是，从废墟里揪出一件背心撕开，当做遮羞布裹上男人下面裸露的私处。因为地震在夜间，很多人几乎赤裸着身体。钟铁山还给那人穿上凉鞋，亲自把他背到了家属认领区域。

他没能救出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因为跟随着部队指战员抗震救灾得到了解放军首长的表扬。一个团长见钟铁山身材魁梧，长得英俊，是难得的猛士，便亲自过问了他是哪村哪县的农民，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钟铁山憋着脸说：做梦都想当兵。于是，第二年冬季征兵的时候，县武装部点着大名向他所在的县里要这人，钟铁山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钟铁山在部队的年龄偏大，加上他长得高大威武，很快就被派到司机班学技术，他脸不黑，不张嘴说话谁都看不出他是农村兵。两年后，钟铁山竟然当上了司机班班长。

论起开车、修车，钟铁山成了尖子。论起处事为人，有个河北城市兵马学顺最佩服他，觉得他人可交，值得信赖。马学顺比他小三岁，文化比他强，是高中。长得没他个子高也没他周正，却另有一番男人的机智和帅气。他认准了钟铁山够哥们儿，就跟他私下里拜了把兄弟。

这马学顺在部队可没少惹祸，打架，勾引村里的姑娘，撞坏汽车这类事情常有发生。钟铁山替他搪了不少麻烦事儿，这小子也经常买点儿零嘴儿、牙膏、肥皂啥的犒劳钟班长，尤其是钟铁山的对象大红来部队，他还把不知道从哪儿鼓捣来的高筒袜、口红送给了钟铁山。

那年秋天，钟铁山跟马学顺拉着一卡车土豆从内蒙回来，路过太行山区，厚道的钟铁山为了让马学顺睡觉，忍着瞌睡开了一天一宿。他甚至把一串辣椒摆在驾驶楼子里，困了就往嘴里塞一个，又塞上一个，直到他辣得停车，跳下去，围着汽车转两圈磨磨再接着开。

那马学顺睡到天蒙蒙亮才醒，见钟老兄的鼻涕哈喇子眼泪倾巢出动，他立刻蹿起来，愣把钟铁山换下，让他睡会儿。

清晨，绚烂朝霞像天女散下的绸纱映红了满山遍野的红枫，钟铁山无心观赏秋情秋韵，丢开方向盘没几分钟就做起梦来。



那天，就那么会儿，他仿佛又梦见了一场地震，一睁开眼睛，自己的鼻梁子生疼，鼻子在流血。

“咣当”一声，钟铁山的头撞在了汽车上，他的脑袋磕出了一个血肿，那伤痛比刚才吃辣椒好受不了哪儿去。这愣头青马学顺，刚接过方向盘不到半小时就把个大卡车开到了树上。而钟铁山开了24小时都没出一点闪失。好险，差几步就是悬崖峭壁，没有那棵大树，后果不堪设想。

钟铁山不光头脸受了伤，这辆最破的大卡车也被撞得没法再开，咋整？两个小伙子只好坐在山坡上想主意。

马学顺掏出兜里绣着鸳鸯戏水的手绢给钟铁山擦擦脸上的血迹。钟铁山一把抢过来说：这是人家闺女给你的情份，别糟蹋。

嗨！大哥，你为了让我睡觉支撑了一天一宿，可我睡足了，刚接过车就把你脑袋都撞伤，都是为我呀！破球个手绢算啥？他给钟铁山擦干净血迹，顺着山坡就扔了那手绢。

钟铁山鼻子不再流血，他拍拍屁股要去修汽车，被马学顺揪住。

待会儿，多好的景致，无限风光在险峰！

差一点儿咱就掉进山崖了，那才叫无限风光呢。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车修好修不好我都不想在部队干了，你有了俊媳妇大红，我眼馋。底下“老二”整天在被窝儿里发怒，挺起来就是一宿，我实在熬不住了，得回省城找媳妇，赚大钱。

臭小子，勾搭女人还少？

那些女的我看不上，瞎乱摸摸、抓抓、啃啃，就是不敢操操，怕拖住我不放啊！

你真没干过村里那个女的？

对天保证，没，怎么也得找个比你那大红漂亮的。

马学顺这么一说，倒是让钟铁山思念起没过门儿的媳妇儿大红。她在家排行老大，大名叫王俊红。自打钟铁山母亲去世，初中同学王俊红就经常来帮着钟铁山料理家务，等钟铁山应征入伍，两个人也就挑明了关系。虽然还没正式结婚，大红



负罪

原创长篇小说

第一章

兄弟

曾以未婚妻的身份来过连队。战士们看见大红就走不动道儿，因为无论身段和长相，她是那种第一眼就吸引人眼球的俊闺女。农村姑娘长不成细皮嫩肉，大红最拿人的是那双猫眼，还有能盛进两颗相思豆的酒窝，还有贴在脸上跟花瓣一般丰满的双唇。战士们管她叫惯了大红嫂，后来就改口叫白毛女里的歌儿“大红枣儿甜又香”。

马学顺见钟铁山愣神儿，扒拉他一下说：想啥？

小马，听你这口气就从没沾过女人？

哎呀大哥，可能吗？要是没尝过甜头哪会这么剜着心眼儿想女人，告你实话吓你一跳，16岁，我就睡了咱们楼下那胖丫头，处女！我得声明，是那傻丫头趁我家没人钻进我被窝儿的。

那你该娶人家。钟铁山说。

不行，她现在比我妈都胖，娶不动。我19岁睡的我们楼上军属，杨姐姐，那真叫一身秀色，别看比我大十岁，身上的肉是又鲜又嫩又馋人，不吃后悔一辈子，还教会了我不少经验。

啥经验？

社会经验啊，跟大女人相好他妈的就是有福享，她丈夫跟我们区武装部长是战友，不然，我咋来当兵？

这王八小子，坏得流黑汤儿，我到现在还没跟大红来过一回呢，也就停留在你说的抱抱、啃啃、摸摸，她在这方面管忒严，不让，死活等着入洞房。

那你就是大傻子，铁脑袋瓜，这事能光听女人的吗？

不听女人听你的？

听下面那“老二”的呗，我跟哥哥你总在一块儿，可专门注意过你那个家伙，比我得大两号儿，准好使，多来劲，我要是大红，就冲你那个宝儿，让你干死都认。

哎？你小子不成二流子了吗？咋想的？钟铁山皱皱眉头说。

嗽！你那叫性压抑，懂吗，这是外国新词儿。女人就像咱开汽车，你不开它，那四个车轮子能动？开起来她才服帖，你美、她更美，她嘴上说不乐意，一多半是真有一多半是假，不信，你下回试试。哎，班长，这破车每回开不动都得你鼓捣，还是你来弄吧。



钟铁山拍拍屁股上的土，去修理汽车。

山上下来个白胡子老汉，背着个采药箩筐。看见俩解放军把车停在路边，差一点滚下山崖，便过来凑个热闹。

老汉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对襟棉布裤褂，扎着绑腿，走起路来脚底板儿生风。山羊胡子垂在胸前更显一派仙风道骨。他看见钟铁山的前额有个大血肿，从背篓里抓一把草药，攥出绿汁子来，又从身上取出个小葫芦，倒出一些类似面粉状的东西擦在钟铁山头上说：等你把车开回去，保准消肿。

马学顺见这位山里老头儿如此干净利落，觉得此人非同一般，于是跟老汉愉快地攀谈起来。太阳爬到了山腰，照得山野泛着金黄，也把老汉古铜色的脸照得油亮。马学顺问：老大爷，您是老郎中，今年高寿？

老郎中说：不敢当，打日本的时候在八路军卫生所打过下手呢。八十有二。

啊？老革命，您是吃了仙丹还是长生不老药，太年轻啦，我们以为您也就七十出头呢。

山野人，空气好，与世无争。

钟铁山修机器的时候，也在听着老先生说话，他没想到这山里还真有高人，老先生刚才给自己糊上的药挺管事，那个血包真就在缩小，不疼了。他一边修机器一边问大爷：住这山下老家家有空房吗？给多少钱？

住我的房子，条件差，不给钱。我还是劝你们修好了车吧，我碰过不少像你们这类把车撞坏的，每回都劝他们要耐心，别急躁，能修好开走省心又省事，这车能修好，只不过要等太阳下山，嗯，得过了四五点钟啦。

问题是修不好啊！钟铁山皱着眉头说。

修得好！老先生是仙人，能掐会算，是吧？说完，马学顺肆无忌惮地扭脸就撒了泡尿，一边塞着裤子一边凑了过来。

采药老汉点头笑笑又摇摇头说：你手下这兵特别踏实，能修好。

哎呀，我是他的兵，他这人性子沉稳，是我班长，他开了一天一宿困得直咬辣椒都没出事，我刚接下就撞了树，没这棵